

公榆然
著



鲁班书

之母血

一部神秘莫测的民间奇书，一支遗落千年的木匠班母
在历史的缝隙中寻踪历险，揭开关于上古玄鸟与诡谲苗疆的隐晦秘事
她为爱而死去，她回到另一个她中，再一次死亡

公输然 著

鲁班书

之母班血之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班书之血班母/公输然 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3

ISBN 978-7-5633-8234-7

I. 鲁… II. 公…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2304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395790-103/168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1380mm 1/32

印张:10.75 字数:300千字

2009年3月第1版 2009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2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目录

楔子	001	第十三章 穷朔日晷	175
第一章 巫山黄鸟	002	第十四章 鲁班门	191
第二章 尸洞惊魂	017	第十五章 鲁班小镇	206
第三章 落洞仙子	031	第十六章 麒麟酒吧	221
第四章 独凤奇遇	043	第十七章 来友爷爷	235
第五章 五郎神教	058	第十八章 巫彭山	249
第六章 古墓召唤	073	第十九章 九黎幽魂	263
第七章 水晶棺椁	088	第二十章 丰沮玉门	278
第八章 茗洋古墓	103	第二十一章 丛林谪影	293
第九章 千年绝恋	118	第二十二章 黑血监狱	305
第十章 黑风苗寨	130	第二十三章 圣地之谜	319
第十一章 死尸客栈	145	第二十四章 尾声	335
第十二章 伏尸还魂	160		

楔子

周贞定王二十五年，即公元前444年。

河面雾气蒸腾，一轮皎月当空。

公输班负手桥上，清凉晚风中，苍苍白发狂舞不休。这位才华横溢的鲁国巨匠仰望苍穹，满面沧桑。

桥下，大弟子泰山叩首曰：“恩师穷毕生才智，写成《鲁班书》，尽传修造、炼丹、巫法与奇门遁甲精髓，乃千古奇书，必定名垂青史！”

公输班裹紧衣袍，忆起往事来。几十年前，他削竹为鹊，可遨游天上，三日不落。身怀六甲的妻子好奇，偷骑上天，不料空中分娩，污血破法，竹鹊坠毁，母子双亡。不久，法术浅薄的班父骑坐竹鹊控制不当，竟飞入闹市，众人视其为妖怪，将他围殴致死。多年后，班母六十大寿，公输班制木马车贺寿，马车机关巧妙，由木人自动驾驭，班母心喜登车，马车却一去不还。

公输班掏出《鲁班书》，抚摩观阅，凄凉酸楚涌上心头，他长叹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一切自有規制。我一生辉煌，到头来却落得个孤家寡人，皆因违背天道伦常所致！今日，我立毒咒于此书！望后世子民，诚实守正，不生邪念。”公输班长袖一挥，在《鲁班书》上写下贫、病、孤三个无形大字，只见月华荧荧，凝聚其上，诅咒便结为不破。泰山欲要阻拦，已是不及。

是夜，公输班卒于滕州鲁桥。

第一章 巫山黄鸟

1. 离奇的面试

2007年7月，广州大学城，某大学餐厅。即将毕业的公输然正在和女友余倩吃饭。

余倩拍拍公输然的脸说：“小帅哥，工作找得怎么样了啊？”

公输然本来心情不错，听到她问工作，又不快起来。他强作笑颜，夸张地说：“今天一女老板面试，见我英俊潇洒，当即拍板要我，但我早委身于余倩大美女了，自然不能答应了。”

余倩格格笑起来，又说：“你可真乖，只是没啥出息，自家媳妇都养不起。不过不怕，本小姐养你这个小白脸。”

公输然闻言备感失落。余倩跟他同级，几个月前就签下了一家好单位，可能跟她的家庭背景有关。公输然班里只剩几个人没签下单位了，他竟名列其中！都是英语四级没过给害的。公输然的生物学专业课很好，在学校也混得不错，偏偏英语一直搞不上来。堂堂中国人却被一门外语整惨了，公输然怎么也想不通。不过他并没有表现出来，只是捏捏余倩的鼻子，有气无力地说：“倩倩真好！”

余倩心细，问公输然：“你好像还有事？”

“没事，就是我好好的一篇纪实散文，竟被那个破教授评论为神话故事，真是好笑。”

“哦，原来世上了解你的人真多呢！你不是老拿你家那本《鲁班书》说事嘛，我看你编的故事也就只能诱骗我这种小女孩。”

这一下就说中了公输然的心事，他大声争辩：“《鲁班书》当然是真的！我这篇散文就是写我来友爷爷与《鲁班书》的故事的！”

余倩呵呵直笑，并不以为然。

公输然很是不满，愤愤地说：“来友爷爷是真正的鲁班传人，精通《鲁班书》！《鲁班书》中记载了各种巫术与奇门遁甲术，能随意置人于死地，号令飞禽走兽！”说到这里，公输然顿了顿，坏坏地盯着余倩的领口道，“有一门法术最为精

妙,叫美女脱衣法,可以让美女主动献身。”

余倩见状,慌忙捂住领口,拿起筷子边打边骂:“你这个色魔,总不上进,好的不学,天天就想着什么美女脱衣法。美女脱衣!美女脱衣!我打爆你的头!”公输然招架不住,只得挨了几下。

余倩打完,又说:“你这样写,换了谁都以为是神话故事呢!”

公输然想:十多年前,传授父亲公输龙木匠技艺,后来成为了父亲义父的来友爷爷突然出现在我家,并带来了《鲁班书》,我还学过些皮毛呢。中国传统巫术源远流长,又极为神秘,只在民间少数人中流传,一般人哪里见识过,自然不会信了,便不再争论。

两人吃完饭,余倩问:“下午你要带好倩倩去哪儿玩呢?”公输然有些心不在焉。他和余倩在一起快两年了,余倩青春活泼,长得又美,不知有多少人羡慕他,可公输然总觉得缺了点什么。他觉得自己的生命另有轨迹,什么东西一直在召唤他,可又不知道是什么。一年又一年,他就这样庸庸碌碌地活着,现在竟还工作无着落,要是被家乡的亲戚们知道,还怎么抬头做人啊?想到这里他便没了兴致,只是不忍心拂余倩好意,就说:“我们出去随便走走吧!”

两人刚走出食堂,就遇到了胖嘟嘟的校毕业办陈秘书。他一见公输然就大叫:“好你小子,出来约会也不带手机,让我一顿好找!”说罢拽住公输然就走。

公输然边挣扎边喊:“慢点慢点,领导,别把你的门生给拉扯坏了。”陈秘书虽然是老师,平时却和蔼得很,公输然以前在校团委工作过,两人关系十分亲密。余倩眼见约会被扰,甚是不快,跑过来打陈秘书的胖手,在一旁帮腔说:“放开我的小白脸!”陈秘书被打得告饶,只得放手,又一脸严肃地说:“公输然,学校来了一帮神秘人物,说是要在本校招聘一名生物专业的学生。他们似乎很有来头,连校长都很重视此事,要我将全校学习好思想好的学生精挑五名供他们选择,也不管别人签了单位没签。我这不给你走走后门,让你也去试试嘛。”公输然做受宠若惊状,说:“陈老师啊,你对我的恩德我何日能报啊?只是我连那三流小公司都搞不定,又哪敢去惹大人物呀?不去不去!”说完转身就走。

余倩倒是机灵,马上拉住公输然说:“反正你工作也没确定,就当去玩玩,让权威人士见识一下你这个现代高等教育的产物是怎么个不行呗!”公输然听着十分受伤,但转念一想,那瞎猫还能撞上死耗子呢,何况我一大活人?当下回心转意,与陈秘书一道去了。

面试地点设在学校多媒体会议厅。

三人刚走到门口,就被两名西装革履、眼戴墨镜的人挡住了。余倩撅起嘴,悄悄对公输然说:“人模鬼样,耍酷耍得真像。”公输然嘿嘿一笑,便站在一旁等待。里面有人在面试,已是第四位,下一个就轮到公输然了。

大约半小时后,里面走出来一人。看他那趾高气扬的样子,正是校学生会主席刘青天。这小子长得高大,口才好,学习也好,反正好东西全被他拿走了,也难怪他会自以为是。他向来看不起公输然这类“边缘”学生。刘青天看到公输然,有些意外,指着他问:“你也来面试啊?”公输然笑笑,将他指到鼻尖前的手指压下去说:“啧啧,你的手指保养得真不错啊!”刘青天一怔,不知如何应答,讪讪地说:“太正式了,你要挺住啊!”然后掸了掸全新的领带走了。

这时公输然才发觉自己穿着休闲衫,三天没换的牛仔裤加泥渍斑斑的运动鞋。来得太匆忙,竟没想到要搞形象包装。唉,反正也没多大希望,不管了。

这时,其中一个戴墨镜的人拍拍他的肩,手往厅内一指,示意他进去。公输然战战兢兢地走了进去。余倩好奇,想要跟进去,却被拦了下来。

大厅很大,可容纳一千余人,但现在空空荡荡,非常阴暗,只有在主席台处开了几盏小灯。五个面容冷峻的老人坐在嘉宾位上,看来是要让公输然坐主席位了。这种面试方式最让人难受,被面试者仿佛受审的犯人,气势上完全处于劣势。公输然忐忑不安地走上前去,扫了一眼五人,其中一个似乎眼熟,好像在某个学术刊物上见过。他向五人鞠了一躬,五人毫无回应,大厅更是寂静得让人发慌。他有点手足无措,双手不停地在身前和身后变换着。

“公输然?”面熟的老者先开了口。他秃顶,头发花白,眼神和蔼,戴眼镜,大约一米七不到,保养得很好,一看就是知识渊博、生活优越的学者。

“是!”公输然恭敬地回答。

“你的姓氏很特别,在国内十分少见啊。”

“是这样的,据我家谱记载,我家是公输班,也就是鲁班的后裔。公输氏发源于鲁国,随后流散到山东、河南等地,但香火一直不旺。到乾隆年间,已衰落得只剩一脉,这根独脉又经多年迁移,现定居于湖南省南部。”

“嗯,你可知公输氏为何衰落?”

“这个——自然规律吧?”

五人开始交头接耳起来。过了一会儿,那老者又问:“你知道《鲁班书》吗?”

公输然大惊,《鲁班书》由来友爷爷传入公输家后,他一直想正式传授给公输然。公输然自己也隐隐觉得与这本书有缘,小时候曾学过些皮毛,但父亲公输龙极力反对,所以门都没算正式入就放弃了。据说是门邪术,十分阴毒,自己跟

这种邪术搅在一起，岂不成了邪人？要是承认，会不会影响工作？

正踌躇间，老者突然举起一份书稿问：“这篇文章是你写的吧？”

公输然走近一看，正是刚刚跟余情说过的那篇散文，不觉惊出一身汗来。他惊讶地问：“是我写的，怎么到你们这里了？”

五人并不回答，老者接着追问道：“《鲁班书》本是你公输氏的家传之物，本已失传。想不到，时隔几百年又由外人将全本传到你家，唉——公输家在劫难逃了！”

公输然当下大惊！一是不知他们竟如此清楚自己的底细，竟然知道来友爷爷并非他的亲爷爷；二来，他竟从未想过《鲁班书》既然是公输氏祖传之物，为何自家没有全本，外姓人反倒有了。他忙问：“老师，你为什么说公输家在劫难逃？”

老者长叹一声，徐徐道：“《鲁班书》由你祖师鲁班所著，他临死时曾立下毒咒，学习此书者必定‘缺三门’，即‘贫、病、孤’。‘孤’即指断子绝孙，你公输氏自鲁班始，兴旺发达，随后快速衰落、几近灭绝，就是因为这本书啊！也算你们最后一脉聪明，将该书毁掉，才得以保全。如今这门邪术又从外姓人手中传入你家，这公输氏自然要在劫难逃了。”

公输然听得心惊肉跳，暗想：估计我公输氏先人见《鲁班书》害人害己，为保全家族的延续，才加以销毁，阻止后代练习。如今它却又传入我家，真是机缘巧合，不要影响我公输家的传承才好。便说：“我一定会阻止这件事的。”

老者微微一笑，说：“好吧，你被录用了。这里有一份协议书，你考虑好后就签字，明天就到北京来报到。”说着一位工作人员给他递来一份就业协议书，上面注明了薪水与报到地点，薪水竟是当前市场行情的十多倍。

公输然十分意外，有些手足无措，正想再问。五人已鱼贯而出，独留公输然一脸茫然地站在主席台上。

2. 黄 鸟

第二天，公输然与余情坐在白云山顶，俯瞰广州这座钢筋水泥之城。

广州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无数生灵蝇营狗苟，沉没其中。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始终逃不出一个“利”字。越过城市上空的阴霾

眺望远处,那里有更加广阔的世界,没有烟尘、没有水泥、没有尾气、没有线缆,但有自由的飞鸟、清新的空气、明澈的溪水与郁郁葱葱的山林。

“有一种鸟,如果你将它关进鸟笼,它会抑郁而死,因为它热爱自由。”公输然说。

余倩不快地说:“你讲得太形而上了。在这座城市里,人照样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他们可以无所顾忌地行走、购物、读报、说话,未见任何人因此抑郁而亡!”

“我不是这个意思。记得小时候,每当看见大雁从天空掠过,我就在想,它们如此急不可耐地飞往同一个地方,那里一定是个童话般的世界,有一天我也要去看看。现在机会来了,我可以加入科考队,追寻鸟的足迹,我的梦想要成真了,你应该为我高兴啊!”

“你有了梦想了,那我们怎么办啊?”余倩语带哭腔。

公输然一个激灵,这才想到这个现实问题。他与余倩相恋两年,虽常有缺陷感,却毕竟是有感情的。如今这一走,天各一方,相隔万里,只怕爱情也难以维系了。但他不可能放弃这份工作,而余倩在广州也有一份极好的工作,也不会放弃……他不禁惆怅起来,低声安慰余倩:“我们总会再在一起的,目前只是暂时的分别。”

余倩却只顾哭,公输然安慰不了,谈话无疾而终。

或许他们不过是在重复大学中雷同的爱情故事,毕业之时就是分手之日,唯一不同的是,他们谁也没有说出“分手”二字。

当晚,公输然飞抵北京。

两天后,公输然在一次六人工作会议上再次见到了面试他的老人。

老人站在台上,打开幻灯片对大家说:“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我们的团队正式组建,我叫李渊博,是本研究项目的负责人。”

大家一齐惊呼,李渊博是国内鼎鼎大名的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负责的研究项目都称得上是国家工程,大家都没想到能在他手下从事研究工作。

李渊博接着开始介绍团队成员。领队刘常来自武汉,历史学硕士、考古学博士,体形略胖,戴眼镜,三十岁左右;副领队江未希,二十多岁,白色衬衫,黑色西裤,在女孩子中算很高的了,脚穿平底皮鞋,神色冷漠,面无表情地坐在公输然对面,她是研究院的老成员,接受过特殊训练,有野外生存经验;队员杜乾坤,来自北京某大学计算机专业,中等身高,略显瘦小,跟公输然年龄相仿,头发稀疏,眼

睛骨碌碌地转,一看就是个机灵人;温子菡,女,北京某大学气象学专业,长得乖巧可爱,发型上面蓬松,下面小卷发,婴儿般的小脸还有些稚嫩,水汪汪的大眼睛里面写满了温柔与单纯,露齿一笑,荡人心魄,举手投足间流露出良好的家教和涵养,和公输然平日所见的大学女生完全不同。

坐在公输然身旁的杜乾坤凑过头来低声说:“两个妞真不错,一冷一热,刚柔相济,我们有福啦!就是领口开得不够低。”说完一阵色笑。公输然笑而不答。

待五名队员互相致意后,李渊博说:“除了江未希外,大家都是刚刚走出校门,马上要接手这个十分严峻的任务,挑战非常大,但你们都是不二人选。开始任务之前,大家必须先签订这份保密协议。”说着,他将协议书分发给了大家。协议书中规定,倘若泄密,将要承担不低于一百万元的赔偿。大家不以为然,这身臭皮囊就是全部家当,日后要是泄密,尽管来索赔就是,所以毫不犹豫地签下了协议书。

李渊博十分满意,开始正式介绍起这次的科考任务来。

他将幻灯片切换到第二张,图中出现一本古书,正是《山海经》。“《山海经》是我国先秦古籍,作者已不可考。它主要记述了古代神话、地理、物产、巫术、宗教、古史、医药、民俗等方面的内容。鲁迅称它为‘盖古之巫书’,因为它记载的内容与巫术关联极大,介绍了中华巫术的十大始祖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传说他们升降于灵山,炼丹修法,守护人间。”大家听后,兴趣十分高涨,暗忖,难道此次任务竟与神秘莫测的巫术有关?

李渊博又切换了一张幻灯片,画面中出现一只鸟,黑白色羽毛,由毛笔绘制。他说:“这只鸟叫黄鸟,据《山海经·大荒经》记载,‘有巫山者,西有黄鸟。帝药,八斋。黄鸟于巫,司此玄蛇’,也就是说,黄鸟专门于巫山看守巫药,防止玄蛇偷吃。‘其状如枭而白首,其鸣自诿,食之不妒’,它长得类似猫头鹰,头为白色,声音悦耳动听,传说食用黄鸟肉后能去除嫉妒心理。自秦至今,黄鸟已几近绝迹,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要找到这种濒临灭绝的黄鸟。”

公输然是生物学专业的,对鸟类知之甚详,便问:“黄雀也称为黄鸟,是麻雀的一种,并不罕见,李教授所说的黄鸟难道不是黄雀?”

李渊博满意地笑笑,说:“我说的黄鸟与当前鸟类目录中的黄鸟不是同一种的。这种鸟主要与巫药及毒蛇为伴。从我们掌握的有限资料来看,在湖南省湘西的大山中存在一个黄鸟洞,位置不详,但我们推测它所在的大山必定有大量珍稀巫药,所以,我们可以从当地擅长巫术的巫人处得到一些线索。”

刘常迷惑地问:“湘西如此之大,我们的线索这么有限,怎么找得到呢?”

“千百年来，有无数人去寻找黄鸟，但无一成功，大家可以想象任务的艰难。”李渊博说，“但我们还有一条线索，那就是《鲁班书》！”

“《鲁班书》！”公输然大叫。

“对！”李渊博点头，“在历史上，湘西有过两次大兴土木建造陵墓的历史，均发生在北宋年间。据民间传说，建陵之人都是《鲁班书》的传人，与黄鸟有很深的渊源。如果我们能通过古墓找到这些传人的后人，或许也能得到黄鸟的信息。”

温子菡问：“这陵园是为谁而建的？”

“正史中没有记载，野史则众说纷纭，但都认同其中一处为北宋青平公主墓；另一处有史学家认为是青平公主墓的疑冢，也有人说是他人之墓。”李渊博说。

大家陷入了沉思，古代皇家贵胄建墓，为防被盗，常设多处疑冢，传说诸葛亮就有七十二疑冢，青平公主有一处，也属正常。

杜乾坤问：“青平公主墓位于何处？她为什么将墓建在这穷乡僻壤？”

“没有人知道！”李渊博说，“黄鸟洞附近有大量巫药草，以及关于两处墓穴的传说，便是你们全部的线索。”

大家听后，议论纷纷，都觉得这项任务十分神秘且充满挑战性，跃跃欲试起来。

李渊博开始安排具体工作，他说：“本次研究任务的经费为十万元，时间三个月，由刘常负责财务开支。任务完成后，你们还会得到一笔额外的奖金，但如果任务失败，大家即刻离开工作岗位。”大家都认为时间过于紧迫，但刚走出校门，不敢提过多要求，就没有表现出来。

很快，行动方案就确定了下来。

会议结束后，大家兴高采烈地跟随江未希领取了装备，不外乎野外登山防御工具。

当晚大家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3. 黑屋

湘西独凤县位于湖南省西南部，与贵州省松桃县和铜仁县接壤，旧称“五溪

苗蛮之地”，居民以土家族及苗族为主，境内山峦重叠，林谷幽深，沟壑纵横，溪河交错，是楚巫文化的重要发祥地。

刘常带领黄鸟科考组一行五人经过近四十个小时的舟车劳顿，终于在傍晚时分抵达独凤县县城。旅途中最辛苦的该属温子茵了，她除了必带的装备外，又携带了大量个人用品，还包括一个吉他和单反数码相机。杜乾坤虽然也多带了一个笔记本电脑，但见她娇弱，便主动承担起了背负吉他的重任。即便如此，几斤重的单反相机挂在脖子上还是让这位娇娇女吃足了苦头。刘常十分能干，为了节省开支，他在沱江畔租下了一间吊脚楼民房的整个二层，既便宜又舒适，在阳台上犹能望见涓秀的沱江自脚下缓缓流过，美不胜收。大家疲累不堪，随便吃了点东西便分头睡下了。

第二天，公输然刚醒来，就听到室外传来丁东之声，旋律清丽优美，便开门探头张望。只见温子茵斜倚木栏而坐，在阳台上弹奏吉他。在江风中，她长发飘逸，与独凤县古朴的吊脚楼、秀丽的沱江水以及远处的晨雾融为一体，美得不可方物。就在这时，刘常走了出来问温子茵其他人有没有起床，温子茵说没有便停止了弹奏，接着两人轻轻攀谈起来。公输然有些扫兴，叫醒杜乾坤，两人洗漱完毕后来到了阳台。五人聚在一起，商讨起今日的安排来。

刘常说：“青平公主是北宋宋太宗赵匡义之女，野史记载她在公元973年曾被五郎教掳至西枚山关押了三年之久，因而引发朝廷多次征伐西枚山。这是她与湘西唯一可查的关联，至于墓穴的方位则毫无线索。因此，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寻找本地的巫人。”

公输然说：“湘西最著名的巫术莫过于蛊术了，蛊虫在本地俗称‘草鬼’，会使蛊的苗人多为女性，大家都称她们为‘草鬼婆’。她们一般居住于苗寨或丛林中，我们可以先从她们入手。”

刘常点点头，又说：“为了扩大搜寻范围，我们兵分两路外出探查。我和温子茵往西北方向；江未希，你带领公输然和杜乾坤往西南方向。”

杜乾坤见不能与美女温子茵同行，对刘常说：“西北方向人口稠密，交通便利，西南方向尽是丛林沟壑，太难走。要不，我跟你换一组？”

刘常不悦，望着江未希，她却默不作声，他又望向公输然。

公输然觉得都无所谓，正副领队各带一组正好，便说：“按领队的意思办吧。”

刘常很满意，五人将行李寄放在主人家，轻装简行，分头出发。

独凤县西南是崇山峻岭，山中树木茂盛，草深过人，而且山石断壑密布，道路非常难行。公输然三人一路翻山越岭，一晃就到了下午，也没找到一个苗寨。三人眼见时候不早，决定择路返回。这时，江未希在望远镜中看到远处的密林中似乎有人家，大声叫两人来看。杜乾坤顺着方向望过去，啧啧称奇：“这房子看上去黑糊糊的，真是奇怪。周围方圆几里都是山林，无人畜无田地，为什么选这个地方安家啊？”公输然也觉得蹊跷，但想湘西本是神秘之地，草鬼婆是奇人异士，自然不能以常理推断。三人虽有疑惑，还是决定前往查看。

三人走了几里地，以为要到达黑屋了，但抬眼一看，它却又远去许多。如此反复，走了两个小时还没到，不禁暗暗心惊。天渐渐黑了下来，夜风阴凉，林中不时传出异响，不知是动物游走还是鬼怪出没的声音……大约四个小时后，他们终于到达了黑屋。黑屋占地不大，木质、低矮，在丛林暮色里，透出森森寒气。

他们迟疑地来到门前，门吱地一声自动开了，三人吓了一跳。往门内看去，里面有一座香炉，兀自青烟缭绕，屋主显然不在家。香炉两旁扎有两个纸人，白脸黑眉红唇。公输然刚想跨进去，却见左侧纸人的眼珠似乎转了一下，胸口一紧，慌忙停步，但再看时纸人却又纹丝不动了。

三人不敢进去，便坐在门前树下等待主人。

夜更深了，风也越来越大，刮得树林如波涛般翻滚。树枝击打在黑屋顶上，劈啪之声不绝于耳。他们想要回去，但眼见这荒山野岭，如果返回要穿越几十里山地，比坐在这里可怕十倍。公输然抬头望天，月亮尚未升起，四周伸手不见五指，江未希又一言不发，他心里有些发毛，拉拉杜乾坤，两人紧紧靠在一起。

杜乾坤为纾解恐惧，干脆吹起口哨来，嘘嘘的口哨声混杂在大风中，缥缈空灵，时大时小，回荡在陌生的夜色里，搅得四周更加诡异。江未希冷冷的声音响起：“晚上不要吹口哨，容易召鬼！”“鬼”字一出口，杜乾坤打了一个寒战，哨音立时停止了。这时，丛林深处传来一串树叶簌簌声，像是一把把利箭朝他们射来。三人大惊，跳起来紧紧盯着声音的来处。野草分开，窜出一只野猪，见到他们，发出“嗷嗷”声，又折向另一个方向跑走了。

原来是虚惊一场，他们重新坐下，两个大男人冷汗直冒。突然，一阵怪异的阴风伴随着木门吱嘎之声，飘进木屋，很快又越窗而出。丛林中野草搅动，声音又快速远去。江未希大喝一声：“什么人？！”随即一跃而起，往阴风飘走的方向追去。公输然与杜乾坤原本靠江未希壮胆，眼见她已跑出去很远，吓得狂呼她的名字，没命地追赶过去。

两人追出一里地，早已不见了江未希的踪影。他们停下来环顾四周，发现自己已闯入密林深处。雾气中的树林似真似幻，深不可测，不远处还有一座孤坟。月亮升起，将孤坟映照得生出幽幽的光辉来。林子里一片寂静，只听得到他们因刚才的奔跑和恐惧发出的沉重呼吸声。公输然暗暗后悔追出来时没带装备，现在手中除了手机，没有任何工具，而手机也没有信号。杜乾坤则在心里将江未希祖宗十八代骂了个遍。正在这时，他们身后传来一个阴森森的声音：“来人受死！”两人刚要回头，却觉全身僵硬，顿时扑倒在地。不一会儿，他们各被人拉住一只脚，倒拖着在林中狂奔。他们的头敲打着地面，泥土、坚石、草茎打在脸上，塞入口鼻，令他们头破血流，疼痛难忍，很快就晕了过去。

4. 怪 虫

也不知过了多久，杜乾坤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见有一张狰狞恐怖的血脸正盯着自己，他即刻失声大叫，慌忙往后爬去，又感到手心有什么东西在蠕动，低头一看，竟是无数一厘米长的怪虫。怪虫全身油黑发亮，头小口大，两根长须微微抖动，凸鼓的肚子贴在地面，但四脚齐动，行动快捷无比。杜乾坤惊恐万分，哇哇大叫，双腿一蹬跳了起来，拼命甩动双手。

好不容易甩去身上的怪虫，他发现已是中午时分，自己正处于一个深约四五米，直径约三米的圆坑中，坑内并排躺了几具尸身，衣衫破烂，皮肤发黑。有的头顶被掏空，白色的脑浆流淌一地；有的眼珠已经不见，两个黑色的大眼洞流出丝丝血水；有的肚子爆裂，内脏清晰可见，最边上一具尸体竟然爬满了密密麻麻的怪虫，它们争夺抢食，吃得嘶嘶作响。为了争抢嫩肉，它们竟然撕咬同类，将竞食者咬得肠穿肚烂。尸体很快就被吃得残破不堪，坑内充斥着浓浓的血腥味，血水横流。

杜乾坤长这么大，何曾见过这种景象，只觉胃酸翻滚，恐惧至极，转身拼命攀爬坑壁。坑壁虽为土质，却光滑坚硬，他的双手很快就抓挠得红肿出血了，却爬不上去一丝一毫。这时刚才那张血脸跑过来，抓住他大叫：“杜乾坤，是我！我是公输然！”

原来公输然昨夜被拖行，脸上血渍斑斑，容貌几不可辨。杜乾坤心神稍定，抱住公输然痛哭起来。

公输然醒来稍早，已适应坑内环境，他也试过各种逃生办法，但都无济于事，他强行镇定地说：“别爬了，没用的！”

杜乾坤满脸泪水，恐惧地问：“难道我们出不去了吗，要惨死在这里？”说完又哽咽起来。公输然本已绝望，现在见到杜乾坤这样，竟镇定下来。他望向坑口，只见无数巨木矗立坑旁，这坑应该位于丛林深处，呼救也不会有人听到，他们只能自救了。这时，他发现树上有藤萝垂吊在坑口外侧，心中燃起了一丝希望，如果能将藤萝勾到坑中，他们就能攀爬出去了。不过他很快又情绪低落起来，这洞中除了怪虫、尸体，根本没有任何可以用来勾绳的工具。

他们绝望地坐在地上，起初还能流泪，一天之后，他们饥肠辘辘、口干舌燥，再也无泪可流。在死亡面前，对怪虫的恐惧反而淡了。那怪虫说也奇怪，只是一味分食尸体，并不理会他们。不过两人心中明白，只要尸体一被吃完，就轮到他们俩了。

公输然苦涩地说：“我以前设想过多多种死法，但从没想过会死在虫肚子里，假如死后可以为自己立碑，你会怎么写墓志铭？”

杜乾坤虚弱地长叹一声说：“我会写，一个死在虫肚子里的环保主义者之墓，你呢？”

公输然苦笑着说：“我会写：我为什么死的？”

两人相顾大笑起来，笑声却越来越酸楚，又想再哭，泪却早哭干了。

怪虫十分嗜吃，才一天多，就把几具尸体吃得精光，只剩下堆白惨惨的人骨，怪虫的身体也从一厘米长到了两厘米左右。

怪虫见无肉可吃了，头顶两根须子互相擦拭了一番，慢慢转向两人。两人心头大震，急往坑壁靠去。怪虫摇头摆尾地盯着两人，突然发动，像滚珠子一般涌向两人。两人吓得脸色苍白，拼命呼喊，双脚乱蹬。冲在前面的虫子被踩得浓汁四溅，但怪虫依然前仆后继地冲过来。不一会儿，怪虫就爬满两人全身，有些虫子还咬烂皮肤，钻到肉里去了。

无论公输然怎么拍打，也无法抵挡这么多怪虫。他边打边跑，却被尸骨一绊，扑通一声倒地。怪虫如潮水般涌上来，把公输然遮裹得严严实实。极度惊恐下公输然抄起一根腿骨，奋力跳起，一顿狂扫，怪虫被震落大半。他看了看手中的腿骨，急中生智，抓住杜乾坤大叫道：“快拿着腿骨爬到我身上去！”

杜乾坤虽不明所以，但还是遵照公输然的意思，抓住腿骨踩上了他的肩头。杜乾坤站起身来，发现离坑口已不到一米。他立刻明白过来，奋力跳起，用腿骨将藤萝勾进了大坑，自己也嘭的一声摔了下来，屁股压在一堆怪虫上，只听吧唧

一声，怪虫死了一大片。杜乾坤见生机显现，兴奋地大叫：“我的屁股立大功啦！哈哈，上！”然后立即抓住藤萝，往上攀去。公输然紧随其后，两人终于逃出大坑。

他们互相打掉对方身体带上来的虫子，又见腿上血肉模糊，皮肉已被吃掉很多，几只残留的虫子钻躲在肉里，仍在咬食。两人从旁边折下树枝，忍着剧痛，将虫子一只只挑了出来。这些浑身带血的虫子竟不逃命，又冲上来，公输然抬脚一踩，只见肉汁四溅，怪虫顿时化为碎渣。两人在被困两天之后，终于逃出生天，不禁百感交集，相拥狂笑，眼角却流出泪来。

坑外是一座峡谷，谷内草木茂盛，隐隐有流水声传来。他们循声走了不到三十米，拨开野草，眼前豁然开朗，只见不远处有一个小瀑布悬于峭壁之上，虽不大，却极高，在山风之中，轻轻飘动，宛如一条白练，落进下面的浅潭，水花四溅。

两人困在洞中几天没有喝水，见到水源立即来了一个百米冲刺，栽入潭中，一顿牛饮。公输然担心有人追来，不敢久留，轻声说：“我们顺着水流赶快漂离这里。”谁知杜乾坤却游上岸找来一片宽大的叶子盛满水，往来路跑去。原来这两天他受尽怪虫折磨，对它们恨之入骨，因此走前还要水淹怪虫。公输然心中焦急，但又很无奈，只得帮他盛水灌坑。两人往复十多次，坑内已积水十多厘米，怪虫不会游泳，在水中拼命翻滚挣扎，渐渐溺死，看得两人畅快淋漓，胸中恶气消去大半。

他们不再逗留，迅速返回小河，在水流推动下，只半小时便漂出了山谷。小河是沱江支流，他们很快就进入了沱江，这里舟船繁忙，他们被一艘小船搭救了上来。

大约在下午四点左右，两人终于返回吊脚楼。刘常、温子菡正在吊脚楼前观望，见两人平安归来，欣喜若狂。两人都受了伤，被迅速送入了医院，所幸没有伤筋动骨，只需进行外伤护理就可以了。

经历了这次生死考验，大家都萌生了退意。巫人固然神秘，让人心生好奇，但他们大多邪恶，稍有不慎，就会为他们所害。大家都不想为了工作命丧湘西，但现在江未希迟迟不归，大家总不能弃她于不顾。

公输然、杜乾坤一边就医一边等待。独凤县下起了小雨，幽幽怨怨，一下就是几天，直到两人出院，雨也没有停。大家的忧虑越来越深，难道江未希已身遭不测？

“怎么办？”温子菡扫视三个大男人。

杜乾坤头一摇，鄙夷地说：“这种自私冷漠、弃队友于不顾的女人，让她死好了，不救！”